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第五回 開博賴有長生庫 插架難遮素女圖

話說雯青看見霞芬伏在拜墊上，嘴裡低低地禱告，連忙給肇廷搖手，叫他不要聲張。誰知這一句話倒驚動了霞芬，疾忙站了起來，連屋裡面的書僮松兒也開門出來招呼。雯青、肇廷和霞芬，本來在酬應場中認識的，肇廷尤其熱絡。當下霞芬看見顧、金二人，連忙上前叫了聲「金大人、顧大人」，都請了安。霞芬在月光下留心看去，果然好個玉媚珠溫的人物，吹彈得破的嫩臉，勾人魂魄的明眸，眉翠含顰，壓紅展笑，一張小嘴，恰似新破的榴實，不覺看得心旌搖曳起來。暗想：誰料到不修邊幅的曹公坊，倒遇到這段奇緣；我枉道是文章魁首，這世裡可有這般可意人來做我的伴侶！雯青正在胡思亂想，肇廷早拉了霞芬的手笑問道：「你志誠誠地燒天香，替誰禱告呀？」霞芬脹紅臉笑著道：「不替誰禱告，中秋忘了燒月香，在這裡補燒哩！」階上站著一個小僮松兒插嘴道：「顧大人，不要聽朱相公瞎說，他是替我們爺求高中的！他說：『舉人是月宮裡管的，只要吳剛老爹修桂樹的玉斧砍下一枝半枝，肯賜給我們爺，我們爺就可以中舉，名叫蟾宮折桂。』從我們爺一進場，他就天天到這裡對月碰頭，頭上都碰出桂圓大的疙瘩來。顧大人不信，你驗驗看。」霞芬瞪了松兒一眼，一面引著顧、金兩人向屋裡走，一面說道：「顧大人，別信這小猴兒的扯謊。我們爺今天老早出場，一出場就睡，直睡到這會兒還沒醒。請兩位大人書房候一會兒，我去叫醒他。」肇廷嘻嘻嘴，挨到霞芬臉上道：「是兒時孟光接了梁鴻案，曹老爺變了你們的？我倒還不曉得呢！」霞芬知道失口，搭訕著強辯道：「我是順著小猴兒嘴說的，顧大人又要挑眼兒了，我不開口了！」說著，已進了廳來。肇廷好久不來，把屋宇看了一周遭，向雯青道：「你看屋裡的圖書字畫、家伙器皿，布置得清雅整潔，不像公坊以前亂七八糟的樣子了，這是霞郎的成績。」雯青笑道：「不知公坊幾生修得這個賢內助呀！」霞芬只做不聽見，也不進房去叫公坊，倒在那裡翻抽屜。雯青道：「怎麼不去請你們的爺呢？」霞芬道：「我要拿曹老爺的場作給兩位看。」肇廷道：「公坊的場作，不必看就知道是好的。」霞芬道：「不這麼講。每次場作，他自己說好，老是不中；他自己一得意，更糟了，連房都不出了。這回他卻很懊惱，說做得臭不可當。我想他覺得壞，只怕倒合了那些大考官的胃口，倒大有希望哩！所以要請兩位看一看。」說完話，正把手裡拿著個紅格文稿遞到雯青手裡。只聽裡邊臥房裡，公坊咳了聲嗽，喊道：「霞芬，你噉噉喳喳和誰說話？」霞芬道：「顧大人、金大人在這裡看你，來一會子了，你起來吧。」公坊道：「請他們坐一坐，你進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霞芬向金、顧兩人一笑，一扭身進了房。只聽一陣悉悉索索穿衣服的聲音，又低低講了一回話，霞芬笑瞇瞇地先出來，叫桂兒跟著一徑往外去了。這裡公坊已換上一身新製芝麻地大牡丹花的白紗長衫，頭光面滑地纔走出臥房來，向金、顧兩人拱拱手道：「對不起，累兩位久候了！」雯青道：「我們正在這裡拜讀你的大作，奇怪得很，怎麼你這回也學起爛污調來了？」公坊劈手就把雯青拿的稿子搶去，望字紙籠裡一摔道：「再不要提這些討人厭的東西！我們去約唐卿、玨齋、華如，一塊兒上菱雲那裡去。」肇廷道：「上菱雲那裡做什麼？」雯青道：「不差，前天他約定的，去吃霞芬的喜酒。」肇廷道：「霞芬不是出了師嗎？他自立的堂名叫什麼？在哪裡呢？」公坊道：「他自己的還沒定，今天還借的景和堂梅家。」公坊一壁說，一壁已寫好了三個小簡，叫松兒交給長班分頭去送，並吩咐僱一輛乾淨點兒的車來。松兒道：「不必僱，朱相公的車和牲口都留在後頭車廠裡給爺坐的，他自己是走了去的。」公坊點了點頭，就和雯青、肇廷說：「那麼我們到那邊談吧。」於是行人都出了門，來到景和堂。只見堂裡敷設的花團錦簇，桂馥蘭香，抹起五鳳齊飛的彩綉宮燈，鋪上雙龍戲水的層絨地毯，飾壁的是北宋院畫，插架的是宣德銅爐，一几一椅，全是紫檀水楠的名手雕工，中間已搬上一桌山珍海錯的盛席，許多康彩乾青的細磁。霞芬進進出出，招呼得二分殷勤。那時唐卿、玨齋也都來，只有華如姍姍來遲，大家只好先坐了。霞芬照例到各人面前都敬了酒，坐在公坊下肩。肇廷提議叫條子，唐卿、玨齋也只好隨和了。肇廷叫了琴香，雯青叫了秋菱，唐卿叫了怡雲，玨齋叫了素雲。真是翠海香天，金樽檀板，花銷英氣，酒袪清愁；盡旗亭畫壁之歡，勝板橋尋春之夢。須臾，各伶慢慢地走了，霞芬也抽空去應他的條子。這裡主客酬酢，漸漸雌黃當代人物起來。唐卿道：「古人說京師是個人海，這話是不差。任憑講什麼學問，總有同道可以訪求的。」雯青道：「說的是。我想我們自從到京後，認得的人也不少了，大人先生，通人名士，都見過了，到底誰是第一流人物？今日沒事，大家何妨戲為月旦！」公坊道：「那也不能一概論的，以兄弟的愚見，分門別類比較起來，揮翰臨池，自然讓龔和甫獨步；吉金樂石，到底算潘八瀛名家；賦詩填詞，文章爾雅，會穆李治民純客是一時之傑；博聞強識，不名一家，只有北地莊壽香芝棟為北方之英。」肇廷道：「豐潤莊俞樵佑培，閩縣陳森葆琛何如呢？」唐卿道：「詞鋒可畏，是後起的文雄。再有瑞安黃叔蘭禮方，長沙王憶莪仙峴，也都是方聞君子。」公坊道：「旗人裡頭，總要推祝寶廷名溥的是標標的了。」唐卿道：「那是還有一個成伯怡呢。」雯青道：「講西北地理的順德黎石農，也是個風雅總持。」玨齋道：「這些人裡頭，我只佩服兩莊，是用世之才。莊壽香大刀闊斧，氣象萬千，將來可以獨當一面，只嫌功名心重些；莊俞樵才大心細，有膽有勇，可以擔當大事，可惜躁進些。」四人正在議論得高興，忽外面走進個人來，見是華如，大家迎入。華如道：「朝廷後日要大考了，你們知道麼？」大家又驚又喜地道：「真的麼？」華如道：「今兒衙門裡掌院說的，明早就要見上諭了。可憐那一班老翰林手是生了，眼是花了，得了這個消息，個個急得屁滾尿流，玻璃廠墨漿都漲了價了，正是應著句俗語叫『急來抱佛腳』了。」大家談笑了一回，到底心中有事，各辭了公坊自去。

次日，果然下了一道上諭，著翰詹科道在保和殿大考。雯青不免告訴夫人，同著料理考具。張夫人本來很賢惠、很能幹的，當時就替雯青置辦一切，缺的添補，壞的修理，一霎時齊備了。雯青自己在書房裡，選了幾支用熟的紫毫，調了一壺極勻淨的墨漿。原來調墨漿這件事，是清朝做翰林的絕大經濟，玉堂金馬，全靠著墨水翻身。墨水調得好，寫的字光潤圓黑，主考學臺放在荷包裡；墨水調得不好，寫的字便晦蒙否塞，只好一世當窮翰林，沒得出頭。所以翰林調墨，與宰相調羹，一樣的關係重大哩。閑言少敘。

到了大考這日，雯青天不亮就趕進內城，到東華門下車，背著考具，一徑上保和殿來。那時考的人已紛紛都來了。到了殿上，自己把小小的一個三折迭的考桌支起，在殿東角向陽的地方支好了，東張西望找著熟人，就看見唐卿、茶齋、肇廷都在西面；華如卻坐在自己這一邊，桌上攤著一本白折子，一手遮著，怕被人看見的樣子，低著頭在那裡不知寫些什麼。雯青一一招呼了。忽聽東首有人喊著道：「壽香先生來了，請這裡坐吧！」雯青擡頭一望，只見一個三寸丁的矮子，獼猴臉兒，烏油油一嘴鬍子根，滿頭一寸來長的短頭髮，身上卻穿著一身簇新的紗袍褂，怪模怪樣，不是莊壽香是誰呢？也背著一個藤黃方考箱，就在東首，望了一望，挨著第二排一個方面大耳很氣概的少年右首放下考具，說道：「俞樵，我跟你一塊兒坐吧！」雯青仔細一看，方看清正是莊俞樵，挨著俞樵右首坐的便是祝寶廷，暗想這三位寶貝今朝聚在一塊兒了。不多會兒，欽命題下來，大家唧唧啞啞地吟哦起來，有搔頭皮的，有咬指甲的，有坐著搖擺的，有走著打圈兒的；另有許多人卻擠著莊壽香，問長問短，壽香手舞足蹈地講他們聽。看看太陽直過，大家差不多完了一半，只有壽香還不著一字。寶廷道：「壽香前輩，你做多少了？」壽香道：「文思還沒來呢！」寶廷接著笑道：「等老前輩文思來了，天要黑了，又跟上回考差一樣，交白卷了。」雯青聽著好笑，自己趕著帶做帶寫。又停一回，聽見有人交卷，擡頭一看，卻是莊俞樵，歸著考具，得意洋洋地出去了。雯青也將完卷，只剩首賦得詩，連忙做好膽上，看一遍，自覺還好，沒有毛病，便見唐卿、玨齋也都走來。華如喊道：「你們等等兒，我要挖補一個字呢！」唐卿道：「我替你挖一挖好麼？」華如道：「也好。」唐卿就替他補好了。雯青看著道：「唐卿兄挖補手段，真是天衣無縫。」隨著肇廷也走來。於是四人一同走下殿來，卻見莊壽香一人背著手，在殿東臺級兒上走來走去，嘴裡吟哦不斷，不提防雯青走過，正撞了滿懷，就拉著雯青喊道：「雯兒，快來欣賞小弟這篇奇文！」恰好祝寶廷也交卷下來，就向殿上指著道：「壽香，你看殿上光都沒了，還不去寫呢！」壽香聽著，頓時也急起來，對雯青等道：「你們都來幫我胡弄完了吧！」大家只好自己交了卷，回上殿來，替他同格子的同格子，調墨漿的調墨漿。唐卿替他挖補，華如替他拿蠟臺，壽香半真半草地胡亂寫完了，已是上燈時候。大家同出東華門，各自回家歇息去了。

過了數日放出榜來，卻是莊俞樵考了一等第一名，雯青、唐卿也在一等，其餘都是二等。俞樵就授了翰林院侍講學士，雯青得了侍講，唐卿得了侍讀。壽香本已開過坊了，這回雖考得不高，倒也無榮無辱。

卻說雯青升了官，自然有同鄉同僚的應酬，忙了數日。這一日，略清靜些，忽想到前日俞樵來賀喜，還沒有去答賀，就叫套車，一徑來拜俞樵。他們本是熟人，門上一直領進去，剛走至書房，見俞樵正在那裡寫一個好像折子的樣子，見雯青來，就望抽屜裡一摔，含笑相迎。彼此坐著，講些前天考試的情形，又講到壽香狼狽樣子，說笑一回。看看已是午飯時候，俞樵道：「雯青兄，在這裡便飯吧！」雯青講得投機，就滿口應承。俞樵臉上卻頓了一頓，等一回，就托故走出，去叫著個管家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就進來了。俞樵進來後，卻見那個管家在上房走出，手裡拿著一包東西出去了。雯青也不在意，只是腹中飢炎上焚，難過得很，卻不見飯開上來。俞樵談今說古，興高采烈，雯青只好勉強應酬。直到將交未末申初，始見家人搬上筷碗，拿上四碗菜，四個碟子。俞樵讓坐，雯青已餓極，也不客氣，拿起飯來就吃，卻是半冷不熱的，也只好胡亂填飽就算了。正吃得香甜時，忽聽得門口大吵大鬧起來，俞樵臉上忽紅忽白。雯青問是何事，俞樵尚未回答，忽聽外面一人高聲道：「你們別拿官勢嚇人，別說個把窮翰林，就是中堂王爺吃了人家米，也得給銀子！」你道外面吵的是誰？原來俞樵欠了米店兩個月的米帳，沒錢還他，那店伙天天來討，總是推三宕四，那討帳人發了急，所以就吵起來。俞樵做了開坊的大翰林，連飯米錢都還不起，說來好象荒唐。哪裡知道俞樵本來幼孤，父母不曾留下一點家業，小時候全靠著一個堂兄撫養。幸虧俞樵讀書聰明，科名順利，年紀輕輕，居然巴結了一個翰林，就娶了一房媳婦，奩贈豐厚。俞樵生性高傲，不願依人籬下，想如今自己發達了，看看妻財也還過得去，就膽大謝絕了堂兄的幫助，挈眷來京，自立門戶。請知命運不佳，到京不到一年，那夫人就過去了。俞樵又不善經紀，坐吃山空，當盡賣絕；又不好吃回頭草，再央求堂兄。到了近來，連飯都有一頓沒一頓的。自從大考升了官，不免有些外面應酬，益發支不住。說也可憐，已經吃了三天三夜白粥了。奴僕也漸漸散去，只剩一兩個家鄉帶來的人，終日怨恨著。這日一早起來，喝了半碗白粥，肚中實在沒飽，發狠道：「這瘟官做他幹嗎？我看如今那些京裡的尚侍、外省的督撫，有多大能耐呢？不過頭兒尖些、手兒長些、心兒黑些，便一個個高車大馬，鼎烹肉食起來！我那一點兒不如人？就窮到如此！沒頓飽飯吃，天也太不平了！」越想越恨。忽然想起前兩天有人說浙、閩總督納賄賣缺一事，又有貴州巡撫侵佔餉項一事，還有最赫赫的直隸總督李公許多驕奢罔上的款項，卻趁著胸中一團飢火，夾著一股憤氣，直沖上喉嚨裡來；就想趁著現在官階可以上折子的當兒，把這些事情統做一個折子，著實參他們一本，出出惡氣，又顯得我不畏強禦的膽力；便算因此革了官，那直聲震天下，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吃了，強如現在庸庸碌碌的乾癟死！主意定了，正在細細打起稿子，不想恰值雯青走來，正是午飯時候，順口虛留了一句。誰知雯青竟要吃起來。俞樵沒奈何，拿件應用的紗袍子叫管家當了□來吊錢，到飯莊子買了幾樣菜，遮了這場面，卻想不到不做臉的債主兒竟吵到面前，頓時臉上一紅道：「那東西混賬極了！兄弟不過一時手頭不便，欠了他幾個臭錢。兄弟素性不肯恃勢欺人，一直把好言善語對付他，他不知好歹，倒欺上來了。好人真做不得！」說罷，高聲喊著：「來！來！」就只見那當袍子的管家走到。俞樵圓睜著眼道：「你把那混賬討賬人給我捆起來，拿我片子送坊去，請坊裡老爺好重好地辦一下子，看他還敢硬討麼！」那管家有氣沒氣慢慢地答應著，卻背臉兒冷笑。雯青看著，不得下臺，就勸俞樵道：「俞樵兄，你別生氣！論理這人情實可惡，誰沒個手鬆手緊？欠幾個錢打甚麼緊，又不賴他，便這般放肆！都照這麼著，我們京官沒得日子過了，該應重辦！不過兄弟想現在俞兄新得意，為這一點小事，辦一個小人，人家議論不犯著。」一面就對那管家道：「你出去說，叫他不許吵，莊大人為他放肆，非但不給錢，還要送坊重辦哩！我如今好容易替他求免了，欠的賬，叫他到我那裡去取，我暫時替莊大人墊付些就得了。」那管家諾諾退下。俞樵道：「雯兄，真大氣量！依著兄弟，總要好好兒給他一個下馬威，有錢也不給他。既然雯兄兄弟墊了，改日就奉還便了。」雯青道：「笑話了，這也值得說還不還。」說著，飯也吃完，那米店裡人也走了。雯青作別回家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上起來，家人送上京報，卻載著「翰林院侍講莊佑培遞封奏一件」，雯青也沒很留心。又隔一日，見報上有一道上諭，卻是有人奏參浙、閩總督和貴州巡撫的劣跡，還帶著合肥李公，旨意很為嚴切，交兩江總督查辦。下面便是接著召見軍機莊佑培。雯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俞樵幹的，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象折子一樣的，當下丟下報紙，就出門去了。這日會見的人，東也說俞樵，西也說俞樵，議論紛紛，轟動了滿京城。順便到狂齋那裡，狂齋告訴他俞樵上那折子之後，立刻召見，上頭問了兩個鐘頭的話纔下來，著實獎勵了幾句哩！雯青道：「俞樵的運氣快來了。」這句話，原是雯青說著玩的，誰知俞樵自那日上折，得了個采，自然愈加高興。橫豎沒事，今日參督撫，明日參藩臬，這回劾六部，那回劾九卿，筆下又來得，說的話鋒利無比，動人聽聞。樞廷裡有敬王和高揚藻、龔平暗中提倡，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，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，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紅頂兒。滿朝人人側目，個個驚心，他到處屁也不敢放一個。就是他不在那裡，也只敢密密切切地私語，好象他有耳報神似的。俞樵卻也真厲害，常常有人家房闈秘事，曲室密談，不知怎地被他囫圇圖地全探出來，於是愈加神鬼一樣地怕他。說也奇怪，人家愈怕，俞樵卻愈得意，米也不愁沒了，錢也不愁少了，車馬衣服也華麗了，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，正是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諾；氣焰熏天，公卿倒屣；門前車馬，早晚填塞。雯青有時去拜訪，□回倒有九回道乏，真是今昔不同了。還有莊壽香、黃叔蘭、祝寶廷、何狂齋、陳森葆一班人跟著起哄，京裡叫做「清流黨」的「六君子」，朝一個封奏，晚一個密折，鬧得雞犬不寧，煙雲繚繞，總算得言路大開，直臣遍地，好一派聖明景象。話且不表。

卻說有一日黃叔蘭丁了內艱，設幕開吊。叔蘭也是清流黨人，京官自大學士起，哪一個敢不來吊奠。衣冠車馬，熱鬧非常。這日雯青也清早就到，同著唐卿、葦舫、公坊幾個熟人，聚在一處談天。一時間，壽香、寶廷陸續都來了，大家正在遍看那些挽聯挽詩，評論優劣。壽香忽然喊道：「你們來看俞樵這一付，口氣好闊大呀！」唐卿手裡拿著個白玉煙壺，一頭聞著煙，走過去擡頭一望，掛在正中屏門上一付八尺來長白綾長聯，唐卿就一字一句地讀出來道：

看范孟博立朝有聲，爾母曰教子若斯，我瞑目矣！

郊張江陵奪情夫忍，天下惜伊人不出，如蒼生何？唐卿看完，搖著頭說：「上聯還好，下聯太誇大了，不妥，很不妥！」寶廷也跟在唐卿背後看著，忽然嘆口氣道：「俞樵本來鬧得太不像了，這種口角都是惹人側目的。清流之禍，我不遠了！」正說著，忽有許多人招呼叫別聲張。一會兒，果然滿堂肅靜無嘩，人叢中走出四個穿吉服的知賓，恭恭敬敬立在廳檐下候著。雯青等看這個光景，知道不知是那個中堂來了。原來京裡喪事知賓的規矩有一定的：王爺中堂來吊，用四人接待；尚書侍郎；用二人；其餘都是一人。現在見四人走出，所以猜是中堂。誰知遠遠一望，卻見個明藍頂兒，胖白臉兒，沒鬍子的赫赫有名的莊大人，一溜風走了進來。四個知賓戰兢兢地接待了送。莊大人略點點頭兒，只聽雲板三聲，一直到靈前行禮去了。禮畢出堂，換了吉服，四面望了望，看見雯青諸人都在一堆裡，便走過來，作了一個總揖道：「諸位恭喜，兄弟剛在裡頭出來，已得了各位的喜信了。」大家倒愣著不知所謂。俞樵就靴統裡抽出一個小小護書，護書裡找出一張半片的白折子，遞給雯青手裡。雯青與諸人同看。

原來那折上寫著：

某日奉上諭，江西學政著金洵去；陝甘學政著錢端敏去；浙江學政著祝溥去。

其餘尚有多人，卻不相干，大家也不看了。俞樵又向壽香道：「你是另有一道旨意，補授了山西巡撫了。」壽香愕然道：「你別胡說，沒有的事。」俞樵正色道：「這是聖上特達之知，千秋一遇，壽香兄可以大抒偉抱，仰答國恩。兄弟倒不但為吾兄一人私喜，正是天下蒼生的幸福哩！」壽香謙遜了一回。俞樵道：「今日在裡頭還得一個消息，越南被法蘭西侵佔得厲害，越南王求救於我朝，朝旨想發兵往救呢！」唐卿道：「法蘭西新受了普魯士戰禍，國力還未復元，怎麼倒是他首先發難，想我們的屬地了？情實可惡！若不借此稍示國威，以後如何駕馭群夷呢！」雯青道：「不然，法國國土，大似英吉利，百姓也非常猛鷲。數年前有個國王叫拿破侖，各國都怕他，著實厲害。近來雖為德國所敗，我們與他開戰，到底要慎重些，不要又像從前吃虧。」壽香道：「從前吃虧，都見自己不好，引虎入門，不必提了。至於庚申之變，事起倉卒，又值內亂，我們不能兩顧，倒被他們得了手，因此愈加自

大起來。現在事事想來要挾，我們正好趁著他們自驕自滿之時給他一個下馬威，顯顯天朝的真威力，看他們以後者敢做夜郎嗎！」俞樵拍著手道：「著啊，啊！目下我們兵力雖不充，還有幾個中興老將，如馮子材、蘇元春都是百戰過來的。我想法國地方，不過比中國二三省，力量到底有限，用幾個能征慣戰之人，死殺一場，必能大振國威，保全藩屬，也叫別國不敢正視。諸位道是嗎？」大家自然附和了兩句。俞樵說罷，道有事就先去了。雯青、壽香回頭過來，卻不見了摹如、公坊。公坊本不喜熱鬧，摹如因放差沒有他，沒意思，先走了，也就各自散回。雯青回到家來，那報喜的早擠滿一門房，「大人升官」、「大人高發」的亂喊。雯青自與夫人商量，一一從重發付。接著謝恩請訓，一切照例的公事，還有餞行辭行的應酬，忙的可想而知。

這日離出京的日子近了，清早就出門，先到龔、潘兩尚書處辭了行。從潘府出來，順路去訪曹公坊，見他正忙忙碌碌地在那裡收拾歸裝。原來公坊那年自以為臭不可當的文章，竟被霞郎估著，居然撥了巍科。但屢踏槐黃，時嗟落葉，知道自己不是金馬玉堂中人物，還是跌宕文史，嘯傲煙霞，還我本來面目的好，就浩然有南行之志。這幾天見幾個熟人都外放了，遂決定長行，不再留戀軟紅了。當下見了雯青，就把這意思說明。雯青說：「我們同去同來，倒也有始有終。只是丟了霞郎，如何是好？」公坊道：「筵席無不散，風情留有餘。果使■守百年，到了白頭相對，有何意味呢？」就拿出個手卷，上題「朱霞天半圖」，請雯青留題道：

「叫他在龍漢劫中留一點殘灰吧！」雯青便寫了一首絕句，彼此說明，互不相送，就珍重而別。雯青又到摹如、肇廷、玗齋幾個好友處話別，順路走過莊壽香門口，叫管家投個帖子，一來告辭，二來道賀。帖子進去，卻見一個管家走來車旁，請個安道：「這會兒主人在上房吃飯哩！早上卻吩咐過，金大人來，請內書房寬坐，主人有話，要同大人說呢。」雯青聽著，就下了車。這家人揚著帖子，彎彎曲曲，領雯青走到一個三開間兩明一暗的書室。那書室卻是外面兩間很寬敞，靠南一色大玻璃和合窗，沿窗橫放一只香楠馬鞍式書桌，一把花梨加官椅，北面六扇紗窗，朝南一張紫檀炕床，下面對放著全堂影木嵌文石的如意椅，東壁列著四座書架，緊靠書架放著一張紫檀雕刻楊妃醉酒榻，西壁有兩架文杏□景櫥，櫥中列著許多古玩。櫥那邊卻是一扇角門虛掩著，相通內室的。地下鋪著五彩花毯，陳設極其華美。雯青到此就站住了。那家人道：「請大人裡間坐。」說著，打起裡間簾子，雯青不免走了進來，看著位置，比得外間更為精緻。雯青就在窗前一張小小紅木書桌旁邊坐下，那家人就走了。雯青把自己跟人打發到外邊去歇歇。等了一回，不見壽香出來，一人不免焦悶起來，隨手翻著桌上書籍，見一本書目，知道還是壽香從前做學臺時候的大著作。正想拿來看著消悶，忽然墜下一張白紙，上頭有條標頭，寫著「袁尚秋討錢冷西檄文」，看著詫異。只見上頭寫的道：

錢狗來，告爾狗！爾狗其敬聽！我將剗狗腹，剗狗腸，殺狗於狗國之衢，爾狗其慎旃！

雯青看了，幾乎要笑出來，曉得這事也是壽香做學臺時候，幕中有個名士叫袁旭，與龔和甫的妹夫錢冷西，在壽香那裡爭風奪寵鬧的笑話，也就丟在一邊。正等得不耐煩，要想走出去，忽聽角門呀的一聲開了，一陣笑話聲裡，就有一男一女，帖帖達達走出南窗楠木書桌邊。忽又一陣腳聲，一個人走回去了；一人坐在加官椅上，低低道：「你別走呀，快來呢！」一人站在角門口跺腳道：「死了，有人哩！」一人忽高聲道：「沒眼珠的王八，誰叫你來？還不滾出去！」雯青一聽那口音，心裡倒嚇一跳，貼著簾縫一張，見院子裡那個接帖的家人，手裡還拿著帖子，踉踉蹌蹌往外跑；角門邊卻走出個三□來歲、塗脂抹粉大腳的妖嬈姐兒。那人涎著臉望那姐兒笑，又順手擁著姐兒，三腳兩步推倒在書架下的醉楊妃榻上。雯青被書架遮著，看不清楚，心裡又好氣又好笑。逼得餓不可當，幾番想闖出來，到底不好意思，彷彿自己做了歹事一般，心畢卜畢卜地跳，氣花也不敢往外出。忽聽一陣吃吃的笑，也不辨哪個。又一會兒，那姐兒出聲道：「我的爺，你書，招呼著，要倒！」語還未了，砰的一聲，架上一大堆書都望著榻上倒下來。正是：

風憲何妨充債帥，書城從古接陽臺。

到底倒下來的書壓著何人？欲明這個啞謎，待我喘過氣來，再和諸位講。